

人间·名家经典散文书系

/ 鲁迅
/ 周作人
/ 茅盾
/ 郭沫若
/ 老舍
/ 郁达夫
/ 朱自清
/ 林语堂
/ 梁遇春
/ 冰心
/ 张爱玲
/ 张恨水

海



陈子善 蔡翔 主编
项静 编选

海



陈子善 蔡翔 主编
项静 编选

人间·名家经典散文书系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/项静编. 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 2013. 5
(人间·名家经典散文书系/陈子善, 蔡翔主编)
ISBN 978-7-5329-4038-7

I. ①海… II. ①项… III. ①散文集-中国-现代
②散文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6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3)第 046735 号

海

项 静 编
陈子善 蔡 翔 主编

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
集团网址 www.sdpress.com.cn
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
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
邮 编 250002
网 址 www.sdwy.com

读者服务 0531-82098776(总编室)
0531-82098775(发行部)
电子邮箱 sdwy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90mm×1240mm 1/32
印 张 5.75 插页/2
字 数 128 千字
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329-4038-7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专有,侵权必究。如有图书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编辑例言

中国素来是散文大国，古之文章，已传唱千世。而至现代，散文再度勃兴，名篇佳作，亦不胜枚举。散文一体，论者尽有不同解释，但涉及风格之丰富多样，语言之精湛凝练，名家又皆首肯之。因此，在时下“图像时代”或曰“速食文化”的阅读气氛中，重读散文经典，便又有了感觉母语魅力的意义。

本着这样的心愿，我们对中国现当代的散文名篇进行了重新分类编选。比如，春、夏、秋、冬，比如风、花、雪、月等等。这样的分类编选，可能会被时贤议为机械，但其好处却在于每册的内容相对集中，似乎也更方便一般读者的阅读。

这套丛书将分批编选出版，并冠之以不同名称。选文中一些现代作家的行文习惯和用词可能与当下的规范不一致，为尊重历史原貌，一律不予更动。考虑到丛书主要面向一般读者，选文不再注明出处。由于编选者识见有限，挂一漏万在所难免，因此，遗珠之憾也将存在。这些都只能在编选过程中逐步弥补，敬请读者诸君多多指教。



目录

海上的日出	巴 金	1
听潮	鲁 彦	2
五月的青岛	老 舍	5
海上的月亮	苏 青	8
海南杂忆	茅 盾	13
沧海日出	峻 青	18
海缘	余光中	28
愁乡石	张晓风	41
在海边	斯 妤	45
那夜,感觉地中海的月亮 ...	石 英	49
片断的苏北大海	黑 陶	53
海上	冰 心	59
海燕	郑振铎	63
忆法国海滨	李金发	66
海滨之夜	谢冰莹	70



红海上的一幕	孙福熙	73
海滩拾贝	秦 牧	75
听海	王 蒙	81
海岸之夏	洪素丽	98
海口	钟 乔	105
秋天的海	愚 庵	107
海峡女神	章 武	110
迎着强烈的海风	严文井	114
海念	韩少功	117
渔港书简	简 媪	121
有一抹蓝色属于我	郭保林	130
海边小语	陈君葆	137
海的断想	邓 刚	142
海岛上	艾 芜	149
海上奇遇记	丰子恺	163
海	唐 弢	167
海岛上	单 复	169

海上的日出

◎巴金

为了看日出，我常常早起。那时天还没有大亮，周围非常清静，船上只有机器的响声。

天空还是一片浅蓝，颜色很浅。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，慢慢地在扩大它的范围，加强它的亮光。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，便不转眼地望着那里。

果然过了一會兒，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，红是真红，却没有亮光。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、慢慢地努力上升，到了最后，终于冲破了云霞，完全跳出了海面，颜色红得非常可爱。一刹那间，这个深红的圆东西，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，射得人眼睛发痛，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。

有时太阳走进了云堆中，它的光线却从云层里射下来，直射到水面上。这时候要分辨出哪里是水，哪里是天，倒也不容易，因为我就只看见一片灿烂的亮光。

有时天边有黑云，而且云片很厚，太阳出来，人眼还看不见。然而太阳在黑云里放射的光芒，透过黑云的重围，替黑云镶了一道发光的金边。后来太阳才慢慢地冲出重围，出现在天空，甚至把黑云也染成了紫色或者红色。这时候光亮的不仅是太阳、云和海水，连我自己也成了光亮的了。

这不是很伟大的奇观么？



听潮

◎ 普彦

一年夏天，我和妻坐着海轮，到了一个有名的岛上。

这里是佛国，全岛周围三十里内，除了七八家店铺以外，全是寺院。岛上没有旅店，每一个寺院都特设了许多房间给香客住宿。而到这里来的所谓香客，有很多是游览观光的，不全是真正烧香拜佛的香客。

我们就在一个比较幽静的寺院里选了一间房住下来。这是一间靠海湾的楼房，位置已经相当地好，还有一个露台突出在海上，朝晚可以领略海景，尽够欣幸了。

每天潮来的时候，听见海浪冲击岩石的音响，看见空际细雨似的、朝雾似的、暮烟似的飞沫升落；有时它带着腥气，带着咸味，一直冲进我们的窗棂，黏在我们的身上，润湿着房中的一切。

“现在这海就完全属于我们的了！”当天晚上，我们靠着露台的栏杆，赏鉴海景的时候，妻欢心地呼喊说着。

大海上一片静寂。在我们的脚下，波浪轻轻吻着岩石，像蒙眬欲睡似的。在平静的深黯的海面上，月光辟开了一款狭长的明亮的云汀，闪闪地颤动着，银鳞一般。远处灯塔上的红光镶在黑暗的空间，像是一颗红玉。它和那海面的银光在我们面前揭开了海的神秘——那不是狂暴的不测的可怕的神

秘,而是幽静的和平的愉悦的神秘。我们的脚下仿佛轻松起来,平静地,宽廓地,带着欣幸与希望,走上了那银光的路,朝向红玉的琼台走了去。

这时候,妻心中的喜悦正和我一样,我俩一句话都没有说。

海在我们脚下沉吟着,诗人一般。那声音仿佛是朦胧的月光和玫瑰的晨雾那样温柔;又像是情人的蜜语那样芳醇;低低地,轻轻地,像微风拂过琴弦;像落花飘零在水上。

海睡熟了。

大小的岛拥抱着,偎依着,也静静地恍惚入了梦乡。

星星在头上眨着慵懒的眼睑,也像要睡了。

许久许久,我俩也像入睡了似的,停止了一切的思念。

不晓得过了多少时候,远寺的钟声突然惊醒了海的酣梦,它恼怒似的激起波浪的兴奋,渐渐向我们脚下的岩石掀过来,发出汩汩的声音,像是谁在海底吐着气,海面的银光跟着晃动起来,银龙样的。接着我们脚下的岩石上就像铃子、铙钹、钟鼓在奏鸣着,而且声音愈响愈大起来。

没有风。海自己醒了,喘着气,转侧着,打着呵欠,伸着懒腰,抹着眼睛。因为岛屿挡住了它的转动,它狠狠地用脚踢着,用手推着,用牙咬着。它一刻比一刻兴奋,一刻比一刻用劲。岩石也仿佛渐渐战栗,发出抵抗的嗥叫,击碎了海的鳞甲,片片飞散。

海终于愤怒了。它咆哮着,猛烈地冲向岸边袭击过来,冲进了岩石的罅隙里,又拨刺着岩石的壁垒。

音响就越大了。战鼓声,金锣声,呐喊声,叫号声,啼哭声,马蹄声,车轮声,机翼声,掺杂在一起,像千军万马混战了



起来。

银光消失了。海水疯狂地汹涌着，吞没了远近大小的岛屿。它从我们的脚下扑了过来，响雷般地怒吼着，一阵阵地将满含着血腥的浪花泼溅在我们的身上。

“彦，这里会塌了！”妻战栗起来叫着说，“我怕！”

“怕什么。这是伟大的乐章！海的美就在这里。”我说。

退潮的时候，我扶着她走近窗边，指着海说：“一来一去，来的时候凶猛；去的时候又多么平静呵！一样的美。”

然而她怀疑我的话。她总觉得那是使她恐惧的。但为了我，她仍愿意陪着我住在这个危楼。

我喜欢海，溺爱着海，尤其是潮来的时候。因此即使是伴妻一道默坐在房里，从闭着的窗户内听着外面隐约的海潮音，也觉得满意，算是尽够欣幸了。

五月的青岛

◎老舍

因为青岛的节气晚，所以樱花照例是在四月下旬才能盛开。樱花一开，青岛的风雾也挡不住草木的生长了。海棠，丁香，桃，梨，苹果，藤萝，杜鹃，都争着开放，墙角路边也都有了嫩绿的叶儿。五月的岛上，到处花香，一清早便听见卖花声。公园里自然无须说了，小蝴蝶花与桂竹香们都在绿草地上用它们的娇艳的颜色结成十字，或绣成儿团；那短短的绿树篱上也开着一层白花，似绿枝上挂了一层春雪。就是路上两旁的人家也少不得有些花草：围墙既矮，藤萝往往顺着墙把花穗儿悬在院外，散出一街的香气；那双樱，丁香，都能在墙外看到，双樱的明艳与丁香的素丽，真是足以使人眼明神爽。

山上有了绿色，嫩绿，所以把松柏们比得发黑了一些。谷中不但填满了绿色，而且颇有些野花，有一种似紫荆而色儿略略发蓝的，折来很好插瓶。

青岛的人怎能忘下海呢，不过，说也奇怪，五月的海就仿佛特别地绿，特别地可爱，也许是因为人们心里痛快吧？看一眼路旁的绿叶，再看一眼海，真的，这才明白了什么叫作“春深似海”。绿，鲜绿，浅绿，深绿，黄绿，灰绿，各种的绿色，连接着，交错着，变化着，波动着，一直绿到天边，绿到山脚，绿到渔



帆的外边去。风不凉，浪不高，船缓缓地走，燕低低地飞，街上的花香与海上的咸味混到一处，荡漾在空中，水在面前，而绿意无限，可不是，春深似海！欢喜，要狂歌，要跳入水中去，可是只能默默无言，心好像飞到天边上那将将能看到的小岛上去，一闭眼仿佛还看见一些桃花。人面桃花相映红，必定是在那小岛上。

这时候，遇上风与雾便还须穿上棉衣，可是有一天忽然响晴，夹衣就正合适。但无论怎说吧，人们反正都放了心——不会大冷了，不会。妇女们最先知道这个，早早地就穿出利落的新装，而且决定不再脱下去。海岸上，微风吹动少女们的发与衣，何必再回到电影院中找那有画意的景儿呢！这里是初春浅夏的合响，风里带着春寒，而花草山水又似初夏，意在春而景如夏，姑娘们总先走一步，迎上前去，跟花们竞争一下，女性的伟大几乎不是颓废诗人所能明白的。

人似乎随着花草都复活了，学生们特别地忙：换制服，开运动会，到崂山丹山旅行，服劳役。本地的学生忙，别处的学生也来参观，几个，几十，几百，打着旗子来了，又成着队走开，男的，女的，先生，学生，都累得满头是汗，而仍不住地向那大海丢眼。学生以外，该数小孩最快活，笨重的衣服脱去，可以到公园跑跑了；一冬天不见猴子了，现在又带着花生去喂猴子，看鹿。拾花瓣，在草地上打滚；妈妈说了，过几天还有大红樱桃吃呢！

马车都新油饰过，马虽依然清瘦，而车辆体面了许多，好做一夏天的买卖呀。新油过的马车穿过街心，那专做夏天的生意的咖啡馆，酒馆，旅社，饮冰室，也找来油漆匠，扫去灰尘，油饰一新。油漆匠在交手上忙，路旁也增多了由各处来的舞

女。预备呀，忙碌呀，都红着眼等着那避暑的外国战舰与各处的阔人。多咱浴场上有了人影与小艇，生意便比花草还茂盛呀。到那时候，青岛几乎不属于青岛的人了，谁的钱多谁更威风，汽车的眼是不会看山水的。

那么，且让我们自己尽量地欣赏五月的青岛吧！



海上的月亮

◎苏青

茫无边际的黑海，轻漾着一轮大月亮。我的哥哥站在海面上，背着双手，态度温文而潇洒。周围静悄悄的，一些声音也没有；溶溶的月色弥漫着整个的人心，整个的世界。

忽然间，他笑了，笑着向我招手。天空中起了阵微风，冷冷的，飘飘然，我飞到了他的身旁。于是整个的宇宙变动起来：下面是波涛汹涌，一条浪飞上来，一条浪滚下去，有规律地，飞滚着无数条的浪；上面的天空似乎也凑热闹，东面一个月亮，西面一个月亮，三五个月亮争着在云堆中露出脸来了。

“我要那个大月亮，哥哥！”我心中忽然起了追求光明的念头，热情地喊。一面拉起哥哥的手，想同他一齐飞上天去捉，但发觉哥哥的指是阴凉的。“怎么啦，哥哥？”我诧异地问。回过头去，则见他的脸色也阴沉沉的。

“没有什么，”他幽幽回答，眼睛望着云天远处另一钩淡黄月，说道：“那个有意思，钩也似的淡黄月。”

于是我茫然了，一钩淡黄月，故乡屋顶上常见的淡黄月哪！我的母亲常对它垂泪，年轻美丽的弃妇，夜夜哭泣，终于变成疯婆子了。我的心只会往下沉，往下沉，身子也不由得沉下去了，摔开哥哥的阴凉的手，只觉得整个宇宙在晃动，天空月光凌乱，海面波涛翻滚。

“哎唷！”我恐怖地喊了一声，惊醒过来，海上的月亮消失了，剩下来的只有一身冷汗，还有痛，痛在右腹角上，自己正患着盲肠炎，天哪！

生病不是好事，病中做恶梦，尤其有些那个。因此平日虽不讲究迷信，今夜也不免要来详梦一番了。心想，哥哥死去已多年，梦中与我携手同飞，难道我也要逝世了吗？至于捉月亮……

月亮似乎是代表光明的，见了大光明东西便想去捉住，这是人类一般的梦想。但是梦想总成梦想而已，世上究竟有没有所谓真的光明，尚在不可知之间，因此当你存心要去捉，或是开始去捉时，心里已自怀疑起来，总于茫然无所适从，身心往下沉，往下沉，堕入茫茫大海而后已。即使真有勇往直前的人飞上去把月亮真个捉住了，那又有什么好处？人还是要老，要病，要痛苦烦恼，要做噜哩噜嗦事情的，以至于死，那捞什子月亮于他究竟有什么用处呢？

说得具体一些，就说我自己了吧。在幼小的时候，牺牲许多游戏的光阴，拼命读书，写字，操体操，据说是为了将来的幸福，那是一种光明的理想。后来长大了，嫁了人，养了孩子，规规矩矩地做妻子，做母亲，天天压抑着罗曼蒂克的幻想，把青春消逝在无聊岁月中，据说那是为了道德，为了名誉，也是一种光明的理想。后来看看光是靠道德与名誉没有用了，人家不爱你，虐待你，遗弃你，吃饭成了问题，于是想到了独立奋斗。但是要独立先要有自由，要有自由先要摆脱婚姻的束缚，要摆脱婚姻的束缚先要舍弃亲生的子女——亲生的子女呀！那时所谓光明的理想，已经像一钩淡黄月了，淡黄月就淡黄月吧，总于我的事业开始了：写文章，编杂志，天天奔波，写信，到



处向人拉稿，向人献殷勤。人家到了吃晚饭时光了，我空着肚子跑排字房；及至拿了校样稿赶回家中，饭已冰冷，菜也差不多给佣人吃光了，但是饥不择食，一面狼吞虎咽，一面校清样，在廿五烛光的电灯下，我一直校到午夜。户口米内掺杂着大量的砂粒，尘垢，我终于囫圇吞了下去，终于入了盲肠，盲肠溃烂了。

我清楚地记着发病的一天，是中午，在一处宴会席上，主人殷勤地劝着酒，我喝了，先是一口一口，继而一杯一杯地吞下。我只觉得腹部绞痛，但是说出来似乎不礼貌，也有些欠雅，只得死进着一声不响。主人举杯了，我也举杯，先是人家央我多喝些，我推却，后来连推却的力气也没有了，腹中痛得紧，心想还是喝些酒下去透透热吧。于是酒一杯杯吞下去，汗却一阵阵渗出来了，主人又是怪体贴的，吩咐开电扇。一个发寒热、患着剧烈腹痛的人在电扇高速度的旋转下坐着吃，喝，谈笑应酬，究竟是怎样味儿我委实形容不出来，我只记得自己坐不到三五分钟就继续不下去，跑到窗口瞧大出丧了。但是大出丧的灵柩还没抬过，我已经痛倒在沙发上。

“她醉了！”我似乎听见有人在说。接着我又听见主人替我雇了车，在途中我清醒过来，便叫车夫向××医院开去。

医生说是吃坏了东西，得服泻剂。

服了泻药，我躺在床上，到了夜里，便痛得满床乱滚起来。于是我哭着喊，喊了又哭。我喊妈妈，在健康的时候我忘记了她，到了苦难中想起来就只有她了。但是妈妈没有回答，她是在故乡家中，瞧着一钩淡黄月流泪哪！我感到伤心与恐怖，喃喃对天起誓，以后再不遗忘她，再不没良心遗忘她了。

腹痛是一阵阵的，痛得紧的时候，肚子像要破裂了，我只

拼命抓自己的发。但在松下来痛苦减轻的时候,却又觉得伤心,自己是孤零零的,叫天不应,喊地无灵,这间屋子里再也找不出一个亲人。我为什么离开了我的母亲?她是这样老迈了,神经衰弱,行动不便,在一个愚蠢无知的仆妇照料下生活着。我又为什么离开我的孩子?他们都是弱小可怜、孤苦无告地给他们的继母欺凌着,虐待着。

想到这里,我似乎瞧见几张愁苦的小脸,在海的尽头晃动着齐喊:“妈妈!”他们的声音是微弱的,给海风吹散了,我听不清楚。我也瞧见在朦胧的月光下,一个白发佝偻的老妇在举目四瞩地找我,但是找不到。

“妈妈!”我高声哭喊了起来,痛在我的腹中,更痛的在我心上:“妈妈呀!”

一个年轻的姑娘站在床前了,是妹妹,一张慌张的脸。“肚子痛呀,妈妈!”我更加大哭起来,撒娇似的。

她也抽抽噎噎地哭了,口中连声喊“哎哟!”,显得是没有主意。我想:这可糟了,一个刚到上海来的女孩子,半夜里是叫不来车子,送不来病人上医院的,急坏了她,还是治不了我的腹痛哪!于是自己拭了泪,反而连连安慰她道:“别哭哪,我不痛,此刻不痛了。”

“你骗我,”她抽噎得肩膀上下耸:“怎么办呢?妈妈呀。”

“快别哭,我真的不痛。”

“你骗我。”

“真的一些也不痛。”

“怎么办呢?”她更加抽噎不停,我恼了,说:

“你再哭,我就要痛。——快出去!”

她出去了,站在房门口。我只捧住肚子,把身体缩作一